

## 她用遭人唾弃的一生 等一个等不到的嫖客

这个风雅犹存的老妇人叫做西冈雪子，是一个游荡于横滨街头数十年的卖春女郎。



她每天都如艺伎一般涂着厚厚的白粉，穿着洛可可式的白色纱裙，满头银发细细梳起，拖着自己唯一的行李。

白天游离街市，夜晚睡倒大厦过道，直至 1995 年突然消失。

### 横滨玛丽，站街六十年

“每个人都将离开这个世界，请用自由之心度过此生。”

玛丽的脚步很不稳当，她总是踩空，总是差点跌倒在泥地，让纯白的蕾丝裙沾上灰尘。她甚至神经质地觉得，这件衣服好像在保护着她，不让她受伤，就像脸上涂抹的厚重如面具的白粉。



横滨的街道一如既往地人来人往。她已记不清自己是八十二还是八十三岁。和往常一样，今天依旧没有一位客人。她年纪大了，背已驼了，但是她永远挺直胸膛。她随身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，衣服寄存在别处。她想起六十年前的自己——有优雅的轮廓，带着眼镜，穿着高跟鞋和白纱裙，配长长的白手套，拿一把长手柄的白色阳伞。

就在那个冬天，她的身影，突然从横滨街头消失了.....



## 玛丽的前半生为国慰安

盟军的轮番轰炸让这个岛国变得破败不堪。极目望去，尽是混凝土的残骸，还有扭曲的、犹如怪物般的钢筋骨架。如果你走运，也许还能发现一些血肉模糊的东西——那已经不能被称作尸体了。迎面而来的风中，只有呛鼻的粉尘，以及日本人绝望的心情。

玛丽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

战乱中死去的父亲，霸占所有家产的弟弟，都让她感到寒心。

战争结束，男人们败得稀里哗啦，女人们还在战斗。

“做新女性——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，包吃住服装，高收入，限十八至二十五岁女性。”——1945年9月20日，一则广告攫住了她的目光。

战后的家园满目疮痍，当时的日本，连男人都找不到工作，更何况是女人。一看见有招工的广告，失业者们立刻一拥而上。当天，就有几千人来报名。三个月内，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。

玛丽就是其中一个。

玛丽并不知道这则广告要她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。政府背景，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，使她信任不疑。

她此后的命运，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。



乍一看这跟普通招工广告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，发放这则广告的，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 RAA 协会（特殊慰安设施协会）。

没日没夜，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候，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牲畜，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。“最高的一天接客 55 人，这些属于人的感觉，再也没有了。”

由于美国大兵日益泛滥的花柳病，1946 年，占领军司令部以“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”为由，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。





于是，慰安妇们带着满身的疮痍，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赶到了街上。或许，从踏入这一行开始，她们信仰的天照大神就已背弃了她们，让她们自己在地狱里慢慢地沉沦、静静地自生自灭。

这些丧失生活成本、没有谋生能力的女人，只能继续从事色情行业。她们被称作“潘潘”（panpan），她们站在美军经过的街道两侧，嘴上抹着廉价浓重的口红，穿着暴露的裙子，摆出各种妖娆的表情，出卖色相，只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。

她们用肉体 and 眼泪，替自己的国家还债。



## 站街六十年

横滨街头，玛丽是位让人过目不忘的老妇人。她脸上总涂着厚厚的无油的白粉，像从不摘下的面具。每天，她抬起头在街头上走过，许多人以为她是个精神病患者，或者幽灵。

人们只知道她是一个“潘潘”女郎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，他们叫她艳艳，玛丽小姐，皇后陛下。后来人们一直叫她横滨玛丽。

玛丽英文好，会画画，会弹琴。她从来都是选择她的客人——多数时候，她只做军官的生意，特别是那种富态的军官，那意味着生活安逸。玛丽不与人说话，走路总是抬起头，穿着复古的裙装。

玛丽一直行走在横滨街头，永远打扮得像贵族小姐，风花雪月的文人不会把这样的女人编进苦情奇情艳情的故事，她最多只能算时代的毛边儿。



站街拉客六十年，进警局二十二次，岁月如刀，年老色衰的玛丽已经没有了生意，但她仍然站在横滨街头，白色的长裙和她招牌似的白脸从未改变。

玛丽，83 岁的现役妓女，一个象征，一个曾经存在但是已经消失的女人，一个都市传说。

她一直都很清高。在人生各个阶段，从不讨好当权的人，不讨好跋扈的人。一个有钱的太太，看她孤独，想请她喝茶，她冷漠地说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去！去！去！”后来这位太太才知道，这是一份体谅：玛丽害怕她们在一起喝茶，连累太太被当成妓女。



当她日益衰老，清高、孤傲的“皇后陛下”，脸上依然搽满厚厚的白粉，化着奇异浓妆，挺直着胸膛，仿佛只要戴上面具，便能阻隔世人轻蔑的目光，能够不卑不亢地活下去。

据说，她的粉，是资生堂的。

做一份工，拿一分钱，她觉得，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这个城市里。





## 妓女の本分

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那年头谁管你啊，谁养活你啊？人总得活下去，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心是干净的就好。”一位老去的“潘潘”女郎感叹道。

然而，玛丽那么扎眼，很多人见了她会害怕，会嫌弃。

在那些“高贵”的人眼中，玛丽就像死神或邪祟一样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她被视为耻辱，没有人愿意碰玛丽用过的东西。横滨的很多地方都把她拒之门外。



和往常一样，玛丽来到街角的那家狭小美容院。还没进门，她就听到顶着满头卷发器的桑田家姐姐大声嚷嚷：“我说田义桑啊，如果那个贱女人还来这里做头发，我们就不来了。”

美容院主人刚好回头，瞥见了门口的玛丽，怀着歉意对她说：“哎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今后，您不能来了啊。”

玛丽很平静地鞠了个躬，有些失望地说：“真的不可以了吗？”



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没有埋怨也没有抗议，她只是遗憾地说：“是这样啊，那好吧”，然后默默离开了。

世界并不像你想象般绝望，有侮辱她的人，自然，也有善待她的人。

她每天会在一个固定的街角游荡。累了在一家大厦的大堂里休息，那里有一把属于她的破椅子，上面用中文写着：我爱你。

晚上，她就睡在这间大厦的过道里，睡在这把椅子上，脚放在她的包上。

没有人驱逐她。



虽然只能在大厦楼道里寄宿，但是她仍然是爱体面的，她从不接受施舍。想帮助她的歌手元次郎，只能每次把钱装在红包里，递过去的时候要说：“玛丽小姐，请拿去买些花吧。”

咖啡店里，客人说，她用过的杯子，我们也会喝到啊。店主不忍心赶玛丽走，就专门给玛丽买了一个漂亮杯子，说，您是皇后陛下，应该用这只最好看的杯子啊。

玛丽常高兴地说：“用我的茶杯给我一杯咖啡！”

香水店的老板，曾经是一个舞者，他一直记得玛丽久久盯着一瓶香水的样子——像是恋爱一样，久久的，不舍地爱着一瓶香水。

一直坚持为她拍照的摄影师，对玛丽充满同情和敬意：“真怕拍着拍着她就会消失，所以想努力拍好每一张。”



玛丽写信，传说还写自传，她的字非常清秀工整。在给家人的信中，她说自己来大城市却一事无成，让家人失望，总有一天，她出人头地了，会好好地回去。

她还给善待自己的人写明信片，用自己的本名。她给大厦的老板寄小礼物，虽然只是毛巾。她用这样的方式，表达感谢。

“如果说我是一个妓女，那么我永远是一个妓女。作为一个妓女的本分，我会一直做下去。”  
玛丽如此说道。

这是一个娼妇的自尊。





## 时代弃儿

同玛丽关系最近的人，就是元次郎。

元次郎是同性恋者，是异装皇后，也是歌手，是男妓，是“黑猫”酒吧的拥有者。每天，元次郎都仔仔细细化好妆，上台唱一些爵士味道的歌。他是少数能同玛丽说上话的人。

在战后男性劳力大量短缺的日子里，日本妇女靠从事最卑微的职业来支撑起家庭的重担，其中也包括了元次郎的母亲。

他的母亲是妓女。

“我七岁，妹妹四岁，父亲不知去向，母亲拼命工作养活我们，但是想过得更好还得接客。后来母亲有了一个相好的，我嫉妒母亲看那男人的眼神，就大叫她妓女。母亲也急了，她骂完我后满脸泪水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，如果母亲还在就好了，我看到玛丽小姐的时候，就觉得她像我母亲，真想为她尽点绵力，无法把她视作陌路。”元次郎惆怅地说着，眼里微微有了泪水。

他将这份内疚寄托在玛丽身上。

玛丽给元次郎的信中写道：“如果再给我三十年，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老太太。我还有很多很多梦想……”在人世间饱受歧视和冷遇的她，把伤害轻轻推开，只牢牢记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瞬间。

后来，元次郎患了癌症，但他开朗得让人们失望，他唯一担心的是他的猫怎么办。

他仍旧登台唱歌，一丝不苟地化妆登台，歌曲是旧的，技艺也并不高超，但是他把一生的浪荡漂泊，永不后悔，一生得到和死去爱情，都放在歌曲中。

那些那个时代的弃儿们：小混混、妓女、落魄男、捡垃圾的老人、沦为小偷的孤儿，从未向命运屈服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热闹喧天。



## 用自己的方式活着

曾经有人问玛丽：“你也有爱人吗？”

“有啊，是一个军官。这是我三十年留在横滨的原因。”——这是她唯一重遇他的可能。

她爱过的那个外国军官，曾送给她一枚翡翠戒指。有人说，送别的时候，两人在码头拥吻。

1995年冬天，玛丽小姐在横滨街头的身影突然消失了。



这时，人们才意识到她已经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。她们不是垃圾，不是耻辱，应该受到天使的庇护，回避她们，就像嫌弃靠卖身养活自己的母亲一样可耻。

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起玛丽。报纸用一大版介绍玛丽，标题是“83 岁的娼妓”。关于玛丽的话剧在剧场里上演——扮演玛丽的女演员，涂着满脸白粉，模仿玛丽佝偻但努力挺直身子的样子，缓缓从场上走下，在追光里扬起自己的手臂。

所有观众都在鼓掌。

“当我走下舞台，弓着腰从人们跟前走过，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有人朝我喊‘玛丽小姐，你活得真漂亮！’人们不是为我五大路子喝彩，而是被玛丽小姐感动了。”扮演玛丽的女演员回忆自己谢幕时的盛况。

有人得到消息，辗转找到玛丽——她终于还是住到了乡下的养老院里。

洗去了满脸白粉，用回了本名，穿上了棉布便装，她卸妆后的样子是那么简单。孤独的一生将要落幕，但爱和尊严从来也没在她的心里消失过。

有一天，身患癌症的元次郎，画着完整的妆，来到养老院，用最质朴动人的方式，唱了日文版的《My way》。

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玛丽演唱 —

“我爱过笑过哭过，满足过失落过，我毫不羞愧，因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。我有过后悔，但很少。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，并没有免除什么。是的，有过那么几次，我遇上了难题。可我吞下它们，昂首而立。明天我将离开世界，与你们一一告别。这些年我过得很完整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。”

元次郎每唱一句，玛丽就点一下头。

没有让她讲述什么，没有让她回忆什么，元次郎拉着她走开，挪动着小步子，留下一对快乐的背影。

他们拉钩说，要活到一百岁。

横滨玛丽，1921年生，就在元次郎去世的后一年，她也走了。她活了84岁。她真名叫西冈雪子。



专门拍人物肖像的自由摄影师森日出夫，把玛丽的头像放在了他摄影集子的第一张，黑白的，很有味道。他说：“这张很好啊，玛丽小姐以后都可以拿来作遗像，是很好看的照片呢。”

是啊，她曾那么动人。